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与现代阿拉伯社会 核心价值观的自我更新*

陆怡玮

摘 要: 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倡导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在文化转型中既保留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又融入作为现代文化核心特征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新型核心价值观。为此,他既尊重宗教作为传统道德基石的作用,又将科学作为现代价值支柱而加以大力弘扬;既继承了伊斯兰教入世传统中对人的价值定位,又试图将它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相结合,以凸显“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因此,此种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实际是对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新人”的召唤。

关键词: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马哈福兹; 阿拉伯社会文化转型; 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 陆怡玮,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讲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09) 04-0076-06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年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情境与传统精神——试论马哈福兹家族小说的当代意义”(2008114028) 的阶段性成果。

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代表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自面世以来便引发了普遍关注与争议。赞颂者认为这部现代寓言小说视野开阔、意味隽永,表现了现代阿拉伯社会的时代精神;而反对者则指责它违背了阿拉伯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甚至冠之以“渎神”的罪名^{[1]142}。褒贬双方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这一争议激化到最后甚而导致 83 岁高龄的马哈福兹 1994 年遇刺受伤。为什么《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究其原因,实质是阿拉伯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与前现代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冲突。

价值是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标志着人与外界事物关系的范畴。“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关于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实现手段等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2]即为价值观,涵盖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社会范畴而言,体现社会本质规定,在社会基本价值中居于主导地位、起支柱作用的价值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而社会核心价值观则在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占核心地位并决定人们价值取向的主流价值观。它“反映社会意识的本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

维方式、行为规范。”^[3]

价值观是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引着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正如亨廷顿所言，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而它的核心就是价值观”^[4]。“每个民族都有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由众多层面构成系统”^[5]，民族文化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与此系统相契合的具有价值取向性的判断系统，亦即文化价值观，往往“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5]。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它可以直接影响人们对进步的想法，从而影响该社会对进化路径的选择。“文化的力量大于政治或经济。”^[4] 431 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形成人们组织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塑造从个人到群体的心理模式，从而促进或阻碍社会的进步；而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会迫使社会文化进行转型，而文化的转型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异变、裂解与自我更新。“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必然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5]

当马哈福兹在写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时，阿拉伯社会正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关键转型时期。文化的转型会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带来哪些变化？倡导何种形式的核心价值观才更有利于指引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作家所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来解读马哈福兹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所体现的现代阿拉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自我更新。

一、《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与社会转型时期核心价值观的更新

作为一部以小说诠释人类命运的现代寓言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充满了象征意义。正是通过对这些充满了象征意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设置，马哈福兹集中表述了他对于一系列价值观基本问题的判断：老祖父杰巴拉维建立了街区，而后便隐居在“大房子”之中，不问世事。第一代长子伊德里斯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落败，引诱幼子艾德海姆与其妻乌梅玛偷看财产文书，致使二人被杰巴拉维逐出家门，流落街头；第二代子孙杰巴勒在头人的暴政下，带领族人进行了不屈反抗，用武力夺回了财产继承权，第一次为街区建立了公正秩序；第三代子孙里法阿倡导爱的精神，主张真正的幸福不在身外的财产与物质，而在于消除贪欲，使人人都能过上平等互爱，彼此尊重的理想生活，并为这一理想献身；第四代子孙高西姆在老祖父的启示下组织被压迫的民众上山习武，重走了杰巴勒的道路，推翻了暴虐的头人，在街区再度建立了平等、公正的秩序；第五代子孙阿拉法特爱好“魔法”，他不相信老祖父的存在，并为窥探这一谜团潜入大宅，不慎失手杀死了老祖父的黑女仆，并吓死了杰巴拉维。为此，他失去自由，发明的“魔瓶”也被财产经管人利用，并最终遭暗杀。然而“魔法”的种子已在街区所有人心中播下，他们“遭受迫害时，总是自我勉励说：暴政一定会结束，黑暗过去是光明。让我们亲手埋葬暴君，迎接光明的未来，迎接奇迹的诞生！”^[6] 469

马哈福兹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关于新型核心价值观的思考和探索，与小说创作的时代、社会背景息息相关。1959年9月至12月该书在《金字塔报》上连载之时，埃及正处在1952年独立后现代化进程的高潮时刻：“经济方面，埃及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工业化；政治方面，名义上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实际上奉行世俗主义，并建立了议会制共和政体；同时为满足经济建设对大量专业人才的需要，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这些措施使埃及的现代化飞速发展。”^[7] 社会文化方面，埃及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格品质都随着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极大

解放。对于埃及而言，宗教一直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石，而现代化运动本质上却是一场世俗化运动。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与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直作为“埃及现代化进程中两条平行的显线和隐线”^[8]互相伴随和彼此纠缠。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每一个埃及人面前至关重要的命题。

马哈福兹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和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不认为现代性就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在他看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埃及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传统价值观粗暴的摒弃将使现代价值观成为无本之木。西方学者布莱克曾经指出，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如以前所认为的，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极端状态；相反，现代性孕育于传统性之中，“现代化是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9]。马哈福兹对现代性的理解与之同质。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他提出了将西方现代价值观注入到埃及传统价值观中，使二者有机结合的主张。在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变革有两个：一是将宗教与科学相结合；二是将伊斯兰教的优秀传统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相结合。

二、信仰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结合

作为一名以探寻真理、拯救民族与国家为己任的进步作家，马哈福兹一直试图将宗教、科学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在他眼中，科学无疑是一条导向现代文明、国家强盛的正道，而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从宗教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过渡，“科学是现时代的宗教。”^[10]¹在早期的《开罗三部曲》中，他就对青年提出明确劝告：“你的脑子在更多地注重记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忘记现代科学，你的书房里除了莎士比亚和叔本华的书外，不能没有孔德、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愿你有宗教人士那样虔诚的热情，但你应该记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知，当代的先知就是科学家。”^[11]⁷⁷

有着深厚伊斯兰文化背景的马哈福兹深知，宗教是阿拉伯社会传统的价值基石。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他试图将“信仰科学”与“信仰安拉”结合起来，努力在价值观转型的过程中奠定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新基石。这部小说中最能体现他的这一追求的，是对阿拉法特与杰巴拉维之间关系的处理。作为“魔法师”的阿拉法特代表的是科学，而老祖父杰巴拉维象征着造物主。在小说的前四章中，作为“先知”的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都是在接到杰巴拉维本人或他的仆人的启示之后才下定决心反抗强权的。对于他们以及街区的民众来说，杰巴拉维的启示是他们行动的合法性根源。而到了阿拉法特的时代，杰巴拉维已经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本着科学的实证精神，阿拉法特甚至怀疑是否真的有杰巴拉维这个人存在。为了求证，他不惜挖地道闯入被视为神圣禁地的大宅，这才导致了杰巴拉维的最终去世。因此，在阿拉法特这一人物身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科学精神。当其他人都沉浸在対过去“黄金时代”的传说与回忆之中时，他却不耐烦地表示，“高西姆谈论祖先，你父亲谈论高西姆，我们听了又接着谈。可是，这有何益？”^[6]³⁹⁷面对汉什“你和高西姆有什么关系！高西姆可是奉命实现祖先的愿望”^[6]³⁹⁹的指责，他轻蔑地回答道，故事里是这么说的，但人们谁也不知道。“即使我不是头人，不是杰巴拉维的子孙。然而，我拥有奇迹，它的力量超过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的总和。”^[6]⁴⁰⁰在这里，他明确表示，他的力量的合法性并非源于造物主的“神启”或者神对人的应许，而是来自于科学本身。面对盲目崇拜、信奉、畏惧祖先的风气，他哀叹道，街区从故事里得到了什么？何时人们才能不再讲先人的故事？只有“魔法”（科学）才是无所不能的，人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能靠自己手中的魔法”^[6]⁴⁰⁰。只有到了“大家都成为魔法师”的那一天，真正的公正、平等和幸福才会降临到街区中来。

阿拉法特为了求证杰巴拉维是否“只是一个传说”，夜闯大宅，误杀女仆并吓死了老祖父。这一情节在阿拉伯评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阐释：一种认为，这意味着“在科学的冲击下，上帝死了，

上帝与科学是对立的”^{[12] 173}；另一种则认为，老祖父的死与阿拉法特并无直接关联。相反，杰巴拉维在死后还让老女仆为阿拉法特带来口信，明确表示，“祖先死了，祖先对他是满意的”^{[6] 457}，这恰恰说明了杰巴拉维对他的信任和期许。马哈福兹自己曾表示认同第二种解释，在他看来，现代文明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将科学与宗教信仰并称为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十分关注和酷爱科学”。他既肯定科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也“肯定宗教在这充满人为悲剧的世界上的特殊意义”^{[12] 177}，二者殊途同归。马哈福兹在《尼罗河上的絮语》中借女记者萨马拉之笔写道：“人自古就面对荒诞，由此产生了宗教……今天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那就是科学，大小真理都由它来验证。这种新的语言是宗教用古人的语言所证实的真理。这真理，在今天也要以同样的力量用新的语言来加以肯定。”^{[12] 177}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他将阿拉法特和象征先知的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并列，并盛赞他是用科学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先知，他的路能为人们带来“公正、和平和幸福”，是通往解放的唯一道路。当经管人反复强调是阿拉法特吓死了老祖父之后，“居民们对这个故事并不感兴趣，甚至抱着嘲讽的态度。他们近乎顽固地说，‘过去跟我们没有关系，希望在阿拉法特的魔法之中。如果让我们在杰巴拉维和魔法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宁愿选择魔法。’”^{[6] 469}阿拉法特借由科学为人们带来了以前的先知都不曾给予过街区孩子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而这，恰恰是现代价值观念的支柱之一。

三、伊斯兰教传统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相结合

伊斯兰教一直被视为一种“入世”的宗教，而它在传统上对人的价值定位也一直是积极的。《古兰经》^①中曾有训导：“我以你们为大地上的代统治者，以便我看到你们怎样工作。”（10：14）“他为你使大地平稳，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应当吃他的给养，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67：15）与注重自我灵修的佛教等宗教不同，伊斯兰教虽然关怀信徒的精神世界，但同样倡导人在现世的积极行动，将“入世”的生活作为一种修行来彰扬：“穆斯林要立足现实，在短暂的今生，奋勇进取，以善行努力开拓，建功立业。胜不骄、败不馁、绝不悲观失望，消极遁世，也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要珍惜岁月，光明正大，活得有价值有意义。”^[13]

伊斯兰教这一特有的“两世吉庆”观对传统阿拉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很大影响。在其引领和鼓舞下，阿拉伯社会崇尚勇士，提倡无论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之中皆能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勇敢奋斗的人生态度。也正是因此，人生的艰难困苦被视作一种宝贵的锻炼和挑战，只有直面逆境、永不退缩的勇士，才能用自己的勇敢行为证明自己不负于“安拉的子孙”这一名号。在穆斯林看来，这样的人生比一帆风顺、无忧无虑的人生更具有宝贵的价值。

正是因为对“人”始终怀抱着这样的期许，所以尽管在街区中沉沦挣扎的杰巴拉维的子孙们不断发出这样的呼告：“杰巴拉维，看看我们的境遇吧。你与世隔绝，让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来管我们！”^{[6] 107}“杰巴拉维，你沉默、隐居到什么时候？……杰巴拉维，你听见没有？你知道我们所受的苦吗？为什么要惩罚伊德里斯，他比街区的头人强上百倍！杰巴拉维！”^{[6] 403}然而全能的“造物主”杰巴拉维对于他的子孙在创痛惨怛时发出的呼告却仿佛从来充耳不闻。当里法阿向他请求帮助时，他回答：“年轻人要老祖先帮忙多丢人。好孩子要自己干！”^{[6] 212}“什么是弱者？弱者是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傻瓜，我可不喜欢傻瓜。”^{[6] 212}而对于私自闯入大宅并间接导致了他死亡的阿拉法特，他却特意在临终之际托老女仆带口信给他，表示“祖先死了，祖先对他是满意的”^{[6] 457}。

在这里，杰巴拉维所重视的是人凭借自由意志所进行的选择，凭借自身力量所作出的行为。从传统伊斯兰教立场上来看，穆斯林的自由意志本身就是安拉恩赐给人的最珍贵的礼物，而只有凭借这一恩赐在现世中努力行善、积极生活，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才

^①本文引用的《古兰经》译文均出自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是对尊重人、关怀人的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杰巴拉维“好孩子要自己干”的回答既体现了传统伊斯兰教要求“人”积极进取、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现世幸福、行善立功的期许，又符合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这也正是马哈福兹对“人”的见解和希冀：“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实际上是他的自由意志，人正是凭借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的选择才成其为“人”的。人要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凭借个体自由选择的能力来建构与完善自我的人生。人面对各种挑战和诱惑，通过自己作出负责任的选择而获得的德行和成就，比天生赐予、无需努力的善和成功更有价值。只有通过自身的自由选择，人才能够为“自身”下“定义”。“人永远是他的可能性，人是尚未造成的东西。不是上帝怀着人的本质创造了人，而是人自己造就自己。尽管人总是陷于种种特定的处境之中，但再怎么样他还是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不同的选择，使他成为不同的人。”^{[14] 317}正如小说中所展示的，艾德海姆被逐出大房子后在原野生下盖德里和胡麻姆两兄弟，尽管在同样的贫困而窘迫的境遇中长大，但盖德里选择了崇尚强权、好勇善斗、厌恶贫困，而胡麻姆却选择了公正待人、清廉处世、不卑不亢、不怒不怨。最终，两个人的不同选择促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不同的人。胡麻姆被祖父所原谅，而盖德里却在强烈的嫉妒之下犯下了杀害亲生弟兄的大罪，只能日复一日地承受着心灵的折磨，生不如死。在马哈福兹看来，被逐出大房子只是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却绝非人的本质。人要成为怎样的人，只能看他如何选择。“神”并没有将人的本质直接赋予人，而是人通过自己的选择行动构建了自己的本质。从这一角度来看，“神”拒绝为“人”在现世的苦难提供帮助的行为，实际上是使“人”成为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锻炼。

由此，马哈福兹给出了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构建新型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将伊斯兰教倡导人在现世积极行动的传统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相融合。在他看来，伊斯兰教的入世传统对人的价值定位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价值内核是一致的，都是人的解放、人的发现，彰显和提升人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而自主的发展。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马哈福兹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所试图做的，正是倡导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在文化转型中进行自我更新的新型核心价值观。如果说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公正、平等、宽容、崇尚道德和知识”^[5]为主要特征，那么在新的现代埃及社会中，在保留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优秀部分的同时，更应融入作为现代文化核心特征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在作家心中，“宗教”与“科学”，伊斯兰教传统与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都是“人面对荒诞时寻找出路”^{[15] 117}。马哈福兹既尊重宗教作为传统道德基石的作用，又将科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作为现代价值支柱而大力弘扬；既继承了伊斯兰教的入世传统对人的价值定位，又试图将它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以凸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而这样一种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对现代的具有自我意识与个体自觉、能够凭借自由意志进行选择从而赋予人生以更丰富意义的“新人”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语言”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本质依旧是一致的；不管是宗教时代还是科学与人本主义哲学时代，“人”都应该“热爱真理、清廉裁决、虔敬工作、合作研究和自动准备好做一次人道主义全景关照的典范”^{[1]154}。今天，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同样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不可否认，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独特生命力，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深刻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其核心价值，寻找适应本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马哈福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不懈探索，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林丰民.文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现代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王勇,宋三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涵的认识[J].政工研究动态,2008(13).
- [3] 论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N].人民日报,2006-12-20.
- [4]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5] 陆培勇.从《一千零一夜》看中世纪阿拉伯社会主流价值观[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3).
- [6] 马哈福兹.世代寻梦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M].李琛,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 [7] 车效梅.埃及的现代化历程[J].西亚非洲,2000(2).
- [8] 钱乘旦.宗教对抗国家: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难题[J].世界历史,2000(3).
- [9]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J].西亚非洲,2000(3).
- [10] 穆罕默德·叶海亚,穆阿太兹·舒克里.穿过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街区通往 1988 年度诺贝尔奖的道路(阿文版)[M].开罗:乌玛出版社,1989.
- [11] 马哈福兹.怡心园[M].陈中耀,陆英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12] 李琛.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3] 陈晓虎.试析《古兰经》的两世论——兼论我国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J].回族研究,1997(4).
- [14] 张汝伦.西方现代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5] 马哈福兹.尼罗河上的絮语(阿文版)[M].开罗:埃及图书社,1973.

Children of the Alley and the Self-renewal of Core Values of Arabian Society

LU Yiwei

Abstract In his book “Children of the Alley”, Mahfouz attempted to advocate a series of new core values, whi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uman, self-renew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and retain the best part of traditional core values while combining key features in modern culture lik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humanism spirit. Therefore, he not only respected relig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but also carried forward science as the reliance of modern values. While he inherited the positioning of human in Islam’s entering society tradition, he also tried to combine it with modern humanism spirit to promote value of human and pursue human progress.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values, in fact, is to call for the “new human” who have modern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awareness, able to make decision according to own free will thereby giving meaning to human life.

Key Words *Children of the Alley*; Mahfouz; Culture Transformation of Arabian Society; Core Values

(责任编辑:李 意)